



山
居
新
話



山居新話序

經史之外有諸子亦羽翼世教者而議之說跡以之

要諸六經之道也漢有陸生 著書十二篇號新語至

今傳之者亦 善著古今存亡之徵繼新語者有說苑

世說他如筆語艾說夷堅侯鯖雜俎叢語程史墨客夜

話野語等書雖精粗泛約之不同亦可備稽古之萬一

若幽冥青瑣祇詭姪佚君子不道之已吾宗老山居太

史歸田後著書名山居新話凡若干焉其備古訓類說

苑摭國史之闕文類筆語其史斷詩評繩前人之愆天

山居新話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苗人妖垂世俗之警視祇詭姪佚敗世教者遠矣其得

以說鈴議之乎好事者梓行其書徵予首引予故爲之

書至正庚子夏四月十有六日李黼榜第二甲進士今

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敘

山居新話

繪乘發其回

引蕭明師鑿國圖
圖經雜錄書經是

大史氏楊學理元誠



累朝於卽位之初故事須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寶而同
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暖答世一日今上入
戒壇中見馬合哈刺佛前以羊心作供上問沙刺班學
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聞用人心肝爲
供果有之乎班曰聞有此說未嘗目擊問之刺馬可也
刺馬卽
帝師 上命班叩之答曰有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
則以其心肝作供耳遂以此言復奏上曰人有歹心故
以其心肝爲供此羊曾害何人而以其心爲供耶刺馬
竟無以答

山居新話

一知不足齋叢書

太府少監阿魯奏取金三兩爲御靴刺花之用上曰不
可金豈可以爲靴用者因再奏請易以銀線裹金上曰
亦不可金銀乃首飾也今諸人所用何線阿魯曰用銅
線土曰可也

至元四年伯顏太師之子甫十歲餘爲洪城兒萬戶乃
邊駕同往託以三不刺之行爲辭本爲其子也至中途
有酒車百餘乘從行其回車之兀刺亦多無禦寒之衣

或有披席者有一小廝無謂雪凝其首若白頭僧帽者望見駕近哭聲震起上亦爲之墮淚遂傳命令遣之伯顏不從上亟命分其酒於各愛馬即各投下及點其人數死者給鈔一定存者半定衆乃大悅遂呼萬歲而散

揭曼碩

俟期

天歷初爲授經郎時上自北來一日揭夢

在授經郎廳忽報接駕急出門迎之恍如平日及入廳坐定視之乃今上也時奎章閣官院長忽都魯篤魯逃失供奉學士沙剌班揭以二公謹愿篤篤實遂以此夢告之後果相符班公以揭公夢事聞之於上遂得召見

山居新話

二知不足齋叢書

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黜逐伯顏太師之詔瑛與范匯同草於御榻前草文以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衛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時改正一字尤爲切至於此可見聖明也

元統甲戌三月二十九日

瑛

在內署退食餘暇廣惠司

卿聶只兒

也里可溫人

言去歲在上都有剛哈刺咱慶王今

上皇姊之駙馬也忽得一證偶墜馬扶馬則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胷諸醫束手惟司卿曰我識此證因以剪刀剪去之少頃復出一舌亦翦之又於其舌兩側各

夫一指許用藥塗之而愈翦下之舌尚存亦異證也廣
惠司者回回醫人隸焉

朔方縑縑州其西南有二石洞一洞出石鹽皆紅色今
湮沒矣一洞出清黑色者尚存縑人皆食之石文麓礦
如南方青石然調味甚適口他處亦皆有撈鹽海子或
出青鹽或紅鹽或方而堅或碎而鬆或大塊可旋成盤
者大營盤處亦以此爲課程抽分不假人力乃天成也
子友完者經歷夏石巖經歷皆曾以此鹽遺余彼亦嘗
親歷其地縑縑州卽今南城縑州營是其子孫也自大
都至彼一萬四千里與怯里吉思爲隣境過此卽海都
家望高處也

山居新話

三知不足齋叢書

至元四年天歷太后命將作院官以紫絨金線翠毛孔
雀翎織一衣段賜伯顏太師其直計一千三百定亦可
謂之服妖矣羅國器總管嘗董其工云

至三四年大都金玉局忽滿地皆現錢文視之如印成
者其中居人陶小三嘗以有文之士數塊遺予數年後
看之文皆不見今通用銅錢豈非先兆耶

松江府青村鹽場有林清之者後至元丁丑空中有蘆

一枝在前繼有鈔隨而飛之村中見者皆焚香有乞降之意竟墜於林清之家排置於神閣被板之上其家迄今溫飽按幽冥錄載海陵黃鄴先貧風雨中飛錢至其家觸園籬誤落無數餘處皆拾得後富至十萬擅名江北以此觀之誠有此事

桑哥丞相當國擅權之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者二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有不便者多沮之桑哥欲去之而未能是時都省告狀攬箱乃暗令人作一狀投之箱中至午收狀當日省掾須一一讀而分揀之中有一狀無

山居新話

四知不足齋叢書
滄光五年重刊

人名事實但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壞了中書省不言不語張左丞鋪眉搨眼董參政也待學魏徵一般俸讀作請讀作桑哥佯爲不解其說趣省掾再讀之不已張起身云大家飛上話短長自有傍人梧桐樹一笑而罷語雖鄙俚亦一時機變也

聶以道江西人爲縣尹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

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曙檢

視之計一十五定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

三貫實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

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者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往原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尚欠其半如何

山居新話

五知不足齋叢書

可賞既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十定賣菜者實拾得十五定聶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定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喻失者曰爾所失三十定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

至元閒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田事告之曰此事連年不已官司每以務停爲詞故遷延之御史不曉務停之說乃諭之曰傳我言語開了務者聞者失笑又至正閒

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獄中見諸重囚因問曰汝等是正身耶替頭耶獄卒爲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者怒曰以三十七打罷這廝若此三人者鹵莽如此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爲笑一語之失書諸史冊百世之恥可不慎歟

至順閒余與友人送殯見其銘旌粉書云荅刺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書荅刺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答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時引大軍至黃河

山居新話

六知不足齋叢書

無舟可渡遂駐軍夜夢一老曰汝要過河無船當隨我來引之過去隨至岸邊指視曰此處可往遂以物記其岸及明日至其處躊躇閒有一人曰此處可往想其夢遂疑其說上曰你可先往我當隨之其人乃先行大軍自後從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淺可渡旣平定上欲賞其功其人曰我富貴皆不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爲荅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養之今其子孫尚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李朵兒只左丞至元閒爲處州路總管本處所產荻蔗

每歲供給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鵠回回富商也需索不一爲害滋甚李公一日遣人來杭果木鋪買砂糖十斤取其鋪單因計其價比之官費有數十倍之遠遂呈省革罷之又箭竹亦產處州歲辦常課軍器必資其竹每年定數立限送納杭州軍器提舉司及其到司跋涉勞苦何可勝言而司官頭目箭匠方且刃蹬否則發回再換李公到任知有此弊乃申省云竹箭固是土產爲無匠人可知故不登式乞發遣高手頭目匠人來此選擇起解庶免往返之勞從之迄今無擾此皆

山居新話

七知不足齋叢書

仁政之及民者如此左丞唐兀人漢名希謝號賀蘭宮至江西左丞余按周世宗時王祚爲隨州刺史漢法禁牛革輦送京師遇暑雨多腐壞祚請班鎧甲之式於諸州令裁之以輸民甚便之適與二事相同漫書於此觀者或可觸類而長則利民之事足有爲也

北庭王夫人

舉月思的斤

乃阿憐帖木兒大司徒北庭文貞

王之妻也一日有以馬鞭獻王製作精最王見而喜之鞭主進云此鞭之內更有物藏其中乃拔靶取之則一鐵簡在焉王益喜持歸以示夫人取鈔酬之夫人大怒

曰令亟持去汝平日曾以事害人慮人之必我害也當防護之若無此心則不必用此聞者莫不踴之

阿憐帖木兒文貞王一日爲余言我見說婁師德唾面自乾爲至德之事我思之豈獨說人雖狗子亦不可惡它且如有一狗自臥於地無故以脚踢之或以磚投之雖不致咬人只叫喚幾聲亦有甚好聽處

脫脫丞相

卽倚納公

康里人氏延祐閒爲江浙丞相有伯顏

察兒爲左平章咨保寧國路稅務副使耶律舜中爲宣使一日平章諭該吏曰我保此人乃風憲舊人及其才

山居新話

八知不足齋叢書

能正當選用囑之再三曰汝可丞相前覆說之丞相曰若說用則使用之若說選則不必提也只分別用選二字言簡而意盡姑書之以備言行錄之采擇焉公又訪知杭州過浙江往來者不便乃開舊河通之此河錢王時古河也因高宗造德壽宮湮塞之公相視已定州縣與富豪交通沮以太歲之說爲疑至日公自持鏹一揮而定往年每行李一擔費腳錢二兩五錢今以一擔之費買舟則十擔一舟能盡其利可謂博矣

應中甫

本

錢唐人壯年篤志學道得請仙降筆法甚驗

每在杭州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過數日欲設祭將之
供適無錢降仙告歸不許漫以借錢叩之乃允降筆云
適有壑翁平章卽賈似道在此可立約借汝遂寫契以金紙

甲馬同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
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此處掘之可得
二人遂買舟過湖至其所不見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
曰大仙果有此錢則當引而去之祝畢其瓦卽有動意
中甫乃以手扶瓦隨其所往行至樹西靜視之果有長
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許唯見龕石屑數塊餘無他物因

山居新語

九知不足齋叢書

再祝曰恐此卽是瓦卓地應之遂持以回復叩仙曰此
石當何爲之仙書曰當用爐作汁二人因借爐投石鍊
之少頃聞爐中如淬水聲視之則酒汁下爐取出皆白
銀也往三橋銀鋪質得鈔三十兩以爲祭物用數月後
因別事忽仙書云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有元約可向
爐中取之如言而往爐中撥其灰則元約止燒去上下
空紙有字者俱在豈謂無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鑠
爲人敦篤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所傳乃劉千和尚
之派每欲以此事教人非忠孝者不傳不得其人遂無

補焉卒於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至正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松江府上海李君佐偕張四洎同行者六人過上海浦東待渡時日已西矣見一青色雞朝北立於日上獨不見其足李下馬六人俱拜竚觀至沒而去

吳巽字叔巽嘗應天歷己巳舉至都對余言某初兩舉皆不第忽得一夢有人言黃常得時你便得遂改名爲黃常亦不中卽復今名至此舉鄉試乃黃常爲本經詩魁省試則黃常與吳巽榜上竝列其名其吳黃常解據亦併在篋中夢之驗有如此者

山居新話

士知不足齋叢書

厲周卿婺州人能卜術天歷閒遊京師一日余寫一上字卜之厲卽對本抄錄姓名出處之說皆如見後一段云商量更改事佳會喜金年寅巳同申主好事喜非常其應果在十年後豈非萬事皆分定也

刺刺拔都兒乃太平王將佐後至元三年殺唐其勢大夫于宮中外未之覺也因其餘黨皆在上都東門之外伯顏太師慮其生變親領三百餘騎往除之刺刺望見塵起疑有不測乃入帳房中取手刀弓箭帶之上馬遇

諸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揮之將近伯顏太師之馬而刀頭忽自墜地遂逃以北乃追回殺之且刺刺名將也豈有折刀之說後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墜地而折家人懼其怒虛裝於鞞中事非偶然豈人力可致

徐子方

琰

至元閒爲陝西省郎中有一路申解到省內

誤漏落一聖字案吏欲問罪指爲不敬徐公改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漏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去仰重別具解申來前輩存心如此亦可爲吹毛求疵之戒

孫子耕者杭人與新城豪民駱長官爲友元統閒駱犯

山居新語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罪流奴兒于孫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此誠不減古人也

元統閒余爲奎章閣屬官題所寓春帖曰光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閒時余夔山爲江浙儒學提舉寫春帖付男埒寘於山居則曰官居東壁圖書府家住西湖山水閒偶爾相符亦可喜也

韓子中

中

曹州定陶人至正初爲大都路知事乃父在

家一日忽移家去河六十里人問其故答曰井水北流則泉脈近矣不久當有水患未及半年定陶之地半爲

永矣惟韓公無遺失之患亦可謂先見之明者

陳雲嶠

柏

泗州人陳平章之孫也倜儻不羈人以爲陳

顛稱之後至元五年爲餘姚州同知因病求醫於杭稍愈值重陽日遂邀張伯雨及余同登高是時雲嶠寓赤山李叔固丞相先瑩余二人往焉乃扶杖遊水樂洞憩石屋寺前露坐閒談雲嶠因自言曰我前身僧也泗州塔寺有住持者皆名之爲老佛齋戒精嚴一日呼侍者令作血臙羹欲食之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有此想乃不從遂怒之拂袖而去見陳平章曰我特來索血

山居新語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臙羹喫平章亦以齋戒爲答佛曰元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遂作此羹噉之卽歸寺乃別大衆而作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趺坐而逝茶毗之日昇其龕至淮河岸冰合已久舉火之次忽大響一聲則河冰自裂時平章在府中見老佛入於堂問之則後堂報生一子卽某也言畢回飲於寓所而散明日伯雨送登高詩而景聯有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之句余和韻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似春冰雲嶠曰我無冰字且只以長淮一片冰答之不數日雲

曠告俎豈非說破話頭而致然也

余家藏竹龜一乃古人以老竹片所製首尾四足皆他竹外來者竅小兩頭倍大可轉動而不可出故用縱橫之竹紋理顯然背載三截碑牌一兩側有轉軸十亦外來之軸首大腰細不知何法得入徧叩匠者皆莫曉所謂特以鬼工稱之

余爲太史院官時吏云本院庫中有漢高祖斬白蛇劍藏焉余按晉太康中武庫火已燬此劍何緣更有每欲過目因循未克又聞官庫有昭君琵琶天歷太后以賜

山居新語

士知不足齋叢書

伯顏太師妻合不知何在又大都鐘樓街富民家藏宣聖履在焉

膽巴師父者河西僧也大德閒朝廷事之與帝師竝駕適德壽太子病痲而薨不魯罕皇后遣使致言於師曰我夫婦以師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護耶師答曰佛法譬若燈籠風雨至則可蔽若爾燭盡則燈籠亦無如之何也可謂善於應對

余家藏石子一塊色青而質麓大如鵝彈形差匾上天然有兜塵觀音像在焉雖畫者亦莫能及或加以磨洗

則精神愈出誠瑞應也

上海縣士人莊蓼塘者藏書至七萬卷其子欲售之買者積年無有好事者可見其鮮

余外祖英德路治中馮公

世安

園中茶花一本其花瓣

顏色十三等固雖出人爲亦可謂善奪造化之功者

余任太史同僉特旨令知天象事後至元六年七月朔靈臺郎張某來請甚急及同到院則李院使者肅衿以待曰夜來景星見此祥光也可卽往奏聞我輩當有厚賜余乃以奏日晝圖攷之志書殊異余曰雖見於晦日

山居新話

古知不足齋叢書

形則少異且景星之現當有醴泉出鳳凰來朱草生慶雲至而相副之今陝西災疫腹裏盜賊福建反叛恐非所宜何天道相反如是耶李公之意頗堅折之不已余曰今見者惟靈臺監候六人也萬一或有天下共見之凶兆當何如耶遂答曰伺再見卽聞乃止越九日太白經天由是言之凡事不可造次也如此

余幼侍坐於趙子昂學士席閒適寫神陳鑑如持趙公影草來呈公援筆與之自改且言所以未然之故筆至脣乃曰何以謂之人中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

勸指此名之曰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洎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耳由是之故因此名中也滿座爲之敬服

皇元累朝卽位之初必降詔誕布天下惟西番一詔用青紵絲粉書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於其上寶用珊瑚珠蓋之如此齋至其國張於帝師所居殿中可謂盛哉

銅虎符好事之家多珍藏者不過或左或右止存一邊獨余家所藏全體具在背上各有篆書某處發兵符一

山居新話

十五知不足齋叢書

行腹下真書十干唯戊癸二字合全餘八字皆半於腹內作牝牡五竅鬪合之古人關防之密如此余因見河南盜殺省臣之事屢欲以此言之事乃不偶且深藏以待舉行當致諸有司以取制作之度

瞿運使

震發

上海巨室也嘗有貧士僞作張文質運使

書持以干公公得書卽命幹者以鈔三定助行幹者知其僞沮之未與越數日貧士復見公於轎前公乃駐轎命卽取五定加以溫言慰而遣之幹者白其語於公公曰汝知之乎人何不作書于你何怪之有聞者咸服其

度量云

瑀於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夜御前以牙牌宣入玉德殿親奉綸音黜逐伯顏太師之事瑀首以增糶官米爲言時在側者皆以爲迂瑀曰城門上鑰明日不開則米價湧貴城中必先鬪噪抑且使百姓知聖主恤民之心伯顏虐民之跡恩怨判然有何不可上允所奏命世傑班殿中傳旨於省臣增米鋪二十鈔到卽糶都城之人莫不舉手加額以感聖德

大都長春宮有桃核半箇其大如掌至今以爲常住鎮庫之物余嘗觀之誠希有也蟠桃之說寧或果有之乎古者王琮遇仙與桃核大如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今則未聞也桃核扇之說是其類耳

不魯罕皇后出居東安州日其地多蛙朝夕喧噪不已苦其煩聒乃遣人喻旨命止之衆蛙爲之屏息迄今蛙不鳴亦異事也

瑀嘗以簡易小日晷進之於上其大不過三寸許可以馬上手提測驗深便於出入上命太史院官重爲校勘比之江浙日晷多半刻再以上都校之又長半刻南北

山居新話

去知不足齋叢書

地勢不同者如此

後至元四年因伯顏太師稱壽百官填擁中丞耿煥年邁躡蹟於地踏傷其脅而出

後至元年閒阿憐帖不兒大司徒知經筵事乃子沙刺班亦爲奎章閣侍書學士兼經筵官班公以父子辭避之上終不允所請乃竝列焉

至

社稷署太祝張

從善

都城巨室也方四十卽

不往

室解石版爲穴門石中忽有紋成松石

繪畫者不如也觀者填門因以爲碑而寘墳墻之中

山居新話

老知不足齋叢書

翰林學士歐陽元侍講學士揭傒斯皆爲壽松記刻石以表瑞後附致碑本示余求詩漫以一絕賦之曰舉世紛紛名利閒達生輕祿古今難天生瑞兆爲君壽寄我山中作畫看

解于伯機

機

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機因入

內典饌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出客曰伯機未飲酒娥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如是遂佯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娥秀答之曰我稱伯機固不可只許你叫

王羲之乎一座爲之稱賞

上海縣農家一老嫗被雷擊死少頃復甦里中咸往視之問其故嫗云雖聞錯了餘無所見時口中有藥一九尚存因吐出手中示人隣人兪生者奪而吞之越一年兪生病喉痛數載一日因怒咳痰於地聞有聲乃撥痰尋之內有一物狀如李核光瑩而黃色以斧鑿擊之不碎喉痛遂止

杭州鹽商施生者至正八年其家豬欄中母猪自噉其子喂猪者往筆之忽爲人語曰因你不喂我自食我子

山居新語

六知不足齋叢書

于你何事喂猪者大驚往報施生生往視之傍觀者或曰可殺或曰貨之猪復言曰甚只少得你家三十七兩五錢賣我還你便了何必鬧恁賣之果得三十七兩五錢而止古有中宵牛語之說誠不誣也

沙剌班學士者乃今上之師也日侍左右一日體倦於便殿之側偃臥因而睡濃上自以所坐朵兒別真卽方褥也

親扶其頭而枕之又班公嘗於左額上生小癩上親於合鉢中取佛手膏攤於紙上躬自貼之比調羹之榮可謂至矣

鑿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國中上用之樂製作輕妙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爲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

罷關及平章之次妻高麗人也寡居甚謹其子拜馬朵兒赤知伯顏太師利其家所藏荅納環子遂以爲獻伯

顏卽與聞之於上乃傳旨令收繼之高麗者款以善言

至暮與其親母逾垣削髮而避之伯顏怒奏以故違聖

旨之罪遂命省臺泊侍正府官鞫問之奉命唯務鍛鍊

適有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

漢名劉正卿

者深爲不滿時

問事中秉權者闕里吉思國公正卿朝夕造其門委曲

山居新話

充知不足齋叢書

致言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守節者莫大之幸反坐之罪非盛事也遂悟而止正卿蒙古人廉直寡交家貧至孝平日未嘗嬉笑與余至契公退必過門言所以故知此爲詳至正月初拜御史而卒

至元六年冬仲皇帝親祀太廟期迫初製袞冕猝不能辦適有英廟元製二副已用一副未經用者一副見存皆以舊物爲不宣而沮之惟余與歐陽學士所言相同解之曰若以此物爲不宣則玉璽宮殿龍床未嘗更易何獨以此爲忌也衆議遂息乃獨易一巾單餘皆就用

之

樞密院同知帖木達世後至元六年中書右丞缺衆議欲以某人爲之近侍世傑班力以帖木達世爲薦至甚懇切上乃允其請後累遷官至左丞相卒不知世傑班之舉班亦未嘗齒及之可謂厚德人也

至正七年余至鶴砂訪舊館於草堂張梅逸之家因動問梅逸去年得疾之由後服何劑而愈曰始因氣而得之方當危困之際忽於清旦似夢非夢有神語之曰一聞異事其病立差次日婿借門僧來問疾語及場前龍

山居新話

予知不足齋叢書

降一事極其異常聞之矍然疾乃如失予因問所以異有鄉中豪強之家平日恃富凌貧靡所不爲累挾官勢排陷平人者多矣先一日有佃戶來訴作商爲人所負欲報之其主因呼場吏欲誣以在逃竈戶藏於其家而擠陷之吏曰若然必破其家非陰隲事不允固啗以利吏亦不從乃遣爪牙名某者往迫之吏不得已許以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於豪強之家凡廳堂所有床椅窗戶皆自相奮擊一無完者攝一舟決頭如日銜於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脫訟者之舟攝覆平地謀訟者

壓折左肱幾死龍所過之地作善之家分毫無犯凡平
日之強梁者多破產焉豪強尋亦遭訟今漸費蕩嗚呼
龍之有神古所聞也龍能彰善癉惡古所未聞也愚民
自以爲天道冥冥今觀斯事神豈遠乎哉聞之者足以
爲戒也

大德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省奏准禁捕禿鷲蓋因揚
州淮安管內蝗蟲爲害忽有禿鷲五千餘恬不懼人以
翅打落蝗蟲爭而食之既飽吐而再食遂致消弭迄今
著於禁令載之至正條格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伯顏太師所署官銜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
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荅剌罕中書右丞
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
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
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
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于戶哈必陳干
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
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
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管

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宜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刺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計二百四十六字此係至正五年五月所署之銜也

范舜臣

天助

汴人世爲名醫博學多能尤精於天文之

書至順閒爲永福營膳司令嘗與余言影堂長明燈每燈一盞歲用油二十七筒此至元閒官定料例油一箇該一十三斤總計三百五十一斤連年著意攷之乃有餘五十二斤則日晷之差短明矣永福營膳司所掌青塔寺影堂也

天歷初建奎章閣於西宮興聖殿西廊擇高明者三閒爲之南閒以爲藏物之所中間學士諸官候直之地北閒南向中設御座兩側陳設祕玩之物命羣玉內司掌之閣官署銜初名奎章閣學士階正三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爲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竝知經筵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竝兼經筵官幕職置參書二員典籤二員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證兼經筵參贊官照磨一員內掾四名

兼檢討

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羣

玉內司階正三品置監羣玉內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

二員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二名典史二名司鑰二

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掌祕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

品置太監兼檢校書籍事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

員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經筵官者典簿一

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史二名專掌書籍鑿書博士

司階正五品置醫士兼經筵參贊官二員書吏一名專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一鑿辨書畫授經郎階正七品置授經郎兼經筵譯文

官二員專訓教祛薛官大臣子孫藝林庫階從六品

置提點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二名庫子一名

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

員直長一員司吏二名專一印書籍已上書籍乃皇

祖宗聖訓及番譯御史箴大元通制等書特恩勅製一

牌五十於上金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

畏吾兒字令各官懸佩出入無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

復惟劄送參書廳行移又命侍書學士虞集撰

記文宗御書刻石禁中先時燕帖木兒太平王

繫銜署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事後伯顏秦王爲

相繫銜亦如之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正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歷二
年三月作奎章閣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
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勗業之
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
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

山居新話

蓋知不足齋叢書

明而一谷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
以順清燠樹皮閣以栖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
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步戶庭之閒而
清嚴竄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無一日而不御
於斯於走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
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
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獻知善
於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
此者益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

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至順辛未孟春三日御書於奎章閣瑀被賜墨本特以天歷奎章二寶印識於其上

皇朝昔寶赤

卽養鷹人也

每歲以初按海青獲頭鵝者

卽天鵝也

賞黃金一定

皇朝貴由赤

卽急足使行也

每歲試其脚力名之曰放走監臨

者封記其髮以一繩攔定俟齊去繩走之大都自河西

山居新話

王孟知不足齋讀書

務起至內中上都自泥河兒起至內中越三時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稱萬歲禮拜而止頭名者賞銀一定第二名賞段子四表裏第三名賞二表裏餘者各一表裏

至治二年江西廉訪僉事哈刺書吏畢宗遠奏差陳汝楫巡按至瑞州路一日看卷之際僉事見鼓樓上紅衣人往來問他人皆不見之少頃雷雨大作電光直入廳事旋繞隨至卷所宗遠亟踰杈欄而出髭鬚悉爲雷火所燎文卷被半角風掣去旋入雲霄竟不知落於何處

陳汝楫擊死於地泰定閒宗遠侍父畢敬之來松江爲庸田使親言此事

至正七年八月十二日上海浦中午潮退未幾復至人皆異之費子偉萬戶親與余言

松江府下砂場第四竈鹽丁顧壽五妻王氏始笄適顧生子女五人至大辛亥復有孕及期臨蓐七日不娩仍如故腹亦不加長每囑之家人曰我死後焚我勿待盡必取腹中物視之以明此疾何也至正庚寅十月二十五日因胎動腹痛而死越二日火化家人果取物視之

山居新話

未知不足齋叢書

則胞帶纏束甚緊剖之乃一男胎其肋骨如鐵之堅計之懷胎四十年矣其婦甲戌生死年七十有七

至正閒別怯兒不花爲江浙丞相盡以本省所管土人不得爲掾史時左丞佛住公曰若如此回避則都省掾當以外國人爲之

至元閒乃顏叛以其餘黨徙居於慶元之定海縣延祐初倚納脫脫公爲江浙丞相其黨人屢以水土不安乞遷居善地訴之不已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出地來說當爲汝遷之遂絕其

獨曼碩學士有題秋鴈詩云 山 山暖飢向江南飽

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

新月每見於大二小三之說蓋爲前月小則後月初三見前月大則初二日見至正七年九月小忽十月初二日已見漫識於此以問諸保章恐歷法之差爾

至正七年丁亥十二月朔旦虹見於西北竟天至東南少頃微雨是歲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一日五日驟雨雷電大作初二日大風極冷而止變在嘉興城中未知他郡同否

山居新話

毛知不足齋叢書

至正戊子小寒後七日卽二月望申正刻四黑龍降於南方雲中取水少頃又一龍降東南方良久而沒俱在嘉興城中見之

至正戊子正月十八日錢塘江湖比之八月中潮倍之數丈松江民舍皆被不測之漂一時移居者甚衆

圖畫見聞志載張文懿公有玉畫又余家藏有古玉畫又一枚是非文懿公之物耶姑識於此

余屢爲灤京之 李老峪酒肆其家比之他屋

稍寬敞焉其尸 發一靈芝莖長三尺餘斜倚

其上人以爲常及余山居寶雲山上不時生芝不以爲奇余思大成殿瑞芝及宋徽宗時進芝稱賀以此觀之何足爲賀也

湖南益陽州每有人夜半忽自相打莫曉所謂名之曰沙魘土人知此證者唯以冷水澆潑稍定以湯水飲之徐徐方醒二三日只如醉中不知者殊用驚駭上海縣達魯花赤兀訥罕至正初爲本州同知因造漆器匠者八人一夕作鬧親歷此事嘗與余言之

至正辛卯十一月癸酉冬至後三日卽二十七日夜雨

山居新話

天知不足齋叢書

至四更時霹靂雷電大作其雨如注天明乃止時僑居

松江下砂後聞十二月初二日杭州又復雷電大雨

徐子方

疎

爲浙西憲使南臺劄付爲根捉朱九

卽朱張之子

行移海道府回文言往廣州取藤施去了以此回憲司

再行催發海道府復云已在大都臺復駁前後所申不

一取首領官吏招伏繳申徐公乃云先言遠而後言近

遠者虛而近者實依實而申焉敢不一所據取招一節

乞賜矜免臺官爲之愧服

貧士也國初時尚在鬻故書爲業尤精於碑

刻凡博古之家所藏必使之過目或有贗本求一印識雖邀之酒食惠以錢物則毅然卻之余生晚矣失記其顏貌先父樞密洎姻家應中父常稱道之漫書於此以礪仕宦者之志云余家藏萬年宮碑陰題名後有李和鑒定石刻印識見存

尚醞蒲萄酒有至元大德閒所進者尚存閒者疑之余觀西漢大宛傳富人藏蒲萄酒萬石數十年不敗自古有之矣

圖書見閒志載唐刺史王倚有筆一管稍麓於常用筆

山居新話

元知不足齋叢書
嘉慶庚午重刊

管兩頭各出半寸中閒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詩兩句似非人坊其畫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彫刻崔鋌文集有王氏筆管記其珍重若此余嘗聞大都鐘樓街富室王氏有玉箭捍圓環一如鉢遮環之狀差小上碾心經一卷及聞先父樞密言曾見竹龜一枚制作與余所藏相同但其碑牌中以烏木作牌象牙爲字嵌孝經一卷於其上其碑不及一食指大以此觀之二物尤難於筆管多矣人皆以爲鬼工也

酉陽雜俎載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今西京每歲冬至前後進花紅果子色味如新其地酷寒比之內地尤難收藏誠可珍也余嘗拜賜焉

至正十一年夏余於松江普照寺僧房見一弊帚開花僧云此帚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嘉興路儒學闈人陶門者其家磨上木肘忽發青條開白花時應才爲學正陶持以示其家人吳江州分湖陸孟德言其隣鐵匠龐氏者其家一柳椿埵鐵砧十餘年今歲忽發長條數莖如葦帚開花皆以爲常余觀宋史劉光世傳光世以枯桔生穗聞於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時建炎二年也以時事觀之豈非草木之妖歟

山居新話

予知不足齋叢書

羅世榮字國器錢唐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副總管有匠者慢工案具而恕之同僚詢其故羅曰吾聞其新娶若槌之共舅姑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測之事存焉姑寘之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

婦爲不利而朝夕管晉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二事適相符併識於此抑仁人之用心也

畏吾兒僧閻嘗爲會福院提舉乃國朝沙津愛護持

漢名

南的沙之子世習二十弦

卽筮

也悉以銅爲弦余每

叩樂工皆不能用也唐人賀懷智以鷓鴣筋爲弦歐陽文忠公詩杜彬皮作弦後人多疑之以此觀之或者亦可爲爾銅弦則余親見閻也庸田監司左荅那失里乃閻閻之親弟

山居新話

三知不足齋叢書

嘉慶庚午重刊

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宮詞深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畔銀鐙過照見芙蓉葉上霜人莫不膾炙之子以爲擬宋宮詞則可蓋北地無芙蓉宮中無石闌干擊執宮人紫衣大朝賀則於侍儀司法物庫關用平日則無有也宮車夜出恐無此理又京城春日詩燕姬白馬青絲韁短鞭窄袖銀鐙光御溝飲馬不迴首貪看柳花飛過牆國朝有禁御溝不許洗手飲馬畱守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故宋顯夫御溝詩有行人不敢來飲馬稚子時能坐釣魚之句可謂紀實矣

皇朝設內八府宰相八員悉以勳貴子弟爲之祿秩章服並同二品例不受宣唯奉照會禮上寄位於翰林院官掃隣卽宮門外會集處也所職視草制詞如詔赦之文又非所掌院中選法雜行公事則不與也

余山居西瀕湖有養樂園乃賈似道之故居今則江州路同知西域人居之至正九年夏其宗生一雞駢首惡而棄之於水十二年紅巾燬其屋殘其家亦妖孽之先兆也歟

大德閒回回富商以紅刺一塊重一兩三錢中之於官

山居新話

三知不足齋叢書
嘉慶庚午重刊

估直十四萬定嵌於帽頂之上累朝每於正旦與聖節大宴則服用之瑀嘗拜頌焉

至正癸巳冬上海縣十九保一雞鳴不鼓翼民謠曰雞啼不拍翅鴉鳥不轉更

漢書中有錄囚唐書中有慮囚集韻載錄音力倨切分曉是錄囚其義且明白蓋北音錄爲慮高麗人寫私書皆以鄉音作字中國人觀之皆不可知余嘗見條環二字寫作唾環餘皆類此唐書一時書手誤寫後人因而

訛之

延祐閒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蓋因仁皇乙酉景命也

至元末年尚有火禁高彥敬克恭為江浙省郎中知杭

民籍手業以供衣食 久則小民屋狹夜作點燈必遮

藏隱蔽而為之是以數致火患甚非所宜心弛其禁杭

民賴之以一爭與廉叔度除成都火禁之意一也余固

書之俾後人知公之德政利人者如此

後至元閒伯顏大帥擅權盡公存監所藏歷代舊璽

磨土篆文以為鷹墜及改作押字圖書分賜其黨之大

山居新話

玉知不足齋叢書

臣獨唐則天一璽玉色瑩白製作一如官印璞倬牛寸許不可改用遂付藝文監收之一時閣老諸公皆言則天智者特以其把手高聳於上璞薄而文深使後人不可改作固能存之也朝凡官至一口得旨則用玉圖

書押字文皇開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歷之寶一曰奎

章閣寶命虞集伯生篆文今上皇帝作二小璽一曰明

仁殿寶一曰洪禧命瑀篆文洪福小璽即瑀所上進者

其璞純白上有一墨色龜紐觀者以為二物相聯實一

段玉也上願喜之

叔能參政題一錢太守廟詩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
卒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錢

北庭文定王沙刺班號山齋字敬臣畏吾人今上皇帝
師也上嘗御書山齋二大字賜之至元後庚辰為中

章一日公退為余言曰今日省中有一山西省咨

某告封贈者吏胥作弊將曾字添四點以為魯字中

亦有只作曾字者欲折咨之余曰即照行止簿便可

也簿載曾姓相同吏弊顯然僚佐執以為疑公曰每

人在世得生封者幾人何況區區七品虛名又非真授

山居新話

語知不足齋叢書
嘉慶庚午重刊

縱使不是改亦何妨若使往返非一二年不可安知其

可待否且父為父母者生拜君恩不亦悅乎力主其說

而行之謂厚德君子也余觀中興系年錄載魏在

字邦達功員外郎選案不存吏緣為姦川陝官到

部者多以沮抑往返輒經年矧請細節不圓處悉

先放行便

教坊司儀司舊例依所受品級列於班行文皇朝今

二司官立此後至正初儀鳳言復舊例教坊司迄今

不合入

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輒以石子數枚浸於水盆中玩弄口念咒語多獲應驗石子名曰鮓答乃走獸腹中之石大者如雞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馬者爲貴恐亦是牛黃狗寶之類

國朝有禁每歲車駕巡幸上都從駕百官不許騎坐驪

馬唯騎蒼罕馬

蒼罕二歲駒也

延祐閒拜住丞相嘗騎驪子出

入今則此禁稍緩

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火災總計燒官民房屋公

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六所七披民房計一

山居新話

聖知不足齋叢書
道光壬午重刊

萬三千一百八間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間六所七披

寺觀一千一百三十間功臣祠堂九十三間被災人戶

一萬七百九十七戶大小三萬八千一百一十六口可

以自贍者一千一十三戶大小四千六十七口燒死人

口七十四口每口給鈔一定計七十四定實合賑濟者

計九千七百八十四戶大口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三口

每口米二斗計米四千五百八十一石八斗小口一萬

一千六十六口每口米一斗計米一千一百六石六斗

總計米五千六百八十八石四斗時江浙行省只力五

反平章移咨都省云光祿大夫江浙平章政事切念當
職荷國榮恩受寄方岳德薄才微不能宣上德意撫茲
黎民到任之初適值闕官獨員署事一月有餘政事未
修天變遽至乃四月十九日丑寅之交災起杭城自東
南延上西北近二十里官民間舍焚蕩迨半遂使繁華
之地鞠爲蕪蕪之墟言之痛心孰任其咎衰老之餘甘
就廢棄當此重任深愧不堪已嘗移文告代未蒙俞允
誠不敢久稽天罰以塞賢路謹守職待罪外乞賜奏聞
早爲注代生民幸甚明年四月一日又復火災宋治平

山居新話

○未知不足齋叢書

三年正月己卯温州火燒民屋一萬四千閒死者五千
人

松江夏義士者乃甲戶也其家房門上有一西番塔影
蓋松江無西番塔不知此影從何而得人以爲異西陽
雜俎云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又
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陸放翁云子在福州見
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倒也
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窗中
下或在廊廡閒亦未易以理推也以上之說因其塔所

見影然松江無此塔而有影見者其理又不可得而究
之子嘗遊平江虎丘寺閣上檻窗下裙板中有一節孔
閣僧以紙屏照之則一寺殿宇廊廡悉備見於屏上其
影皆倒余山居與保叔塔鄰峯也朔望點燈之夕遇夜
觀之一塔燈光倒插於段橋湖中大抵塔影皆倒沈存
中之說是也

皇朝開科舉以來唯至正戊子舉王宗哲元舉鄉試省
試殿試皆中第一稱之曰三元宋自仁宗慶歷復明經
科稱三元者王巖叟一人而已

山居新話

毛知不足齋叢書
癸酉修刊

徹徹都鄙王帖木兒不花高昌王二公被害都人有垂
涕者伯顏太師被黜都人莫不稱快筆記載張德遠誅
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檜殺岳飛於臨安獄
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秦檜孫女封崇國夫人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令臨安
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爲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
兵官皇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人
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
乃已至正十五年浙憲貼書盧姓者忽失一貓令東北

隅官搜捕之權勢所在一至於此可不歎乎

元統閒革去羣玉內司併入藝文監通掌其事監官依怯薛日數更直於奎章閣蓋羣玉內司所管寶玩貯於閣內時揭曼碩爲藝文監丞寓居大都雙橋北程雪樓承旨故解到閣中相去十數里之遙揭公無馬每入直必步行以徃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爲言一日揭公爲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慢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閣下忽傳太后懿旨問閣中有誰復奏有揭監丞再問莫非先帝時揭先生耶遂賜酒焉又

山居新話

○ 未知不足齋叢書

一日再問是某以古玉圖書一令辨之詳注其文而進亦賜酒焉是時閣下悄然餘者皆是應故事而已多有累怯薛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終日而散後十餘年予歸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談舊事屢及此者莫不以長厚老成稱之余觀歸田錄載樞密王疇之妻梅鼎臣女也景德初夫人入朝德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楊公之際遇尤可尚矣

士大夫因其聞見之廣反各有所偏致有服丹砂者服

涼劑者服丹砂者爲害固不待言余以目擊服涼劑者言之友人柯敬仲陳雲嶠甘允從三人皆服防風通聖散每日須進一服以爲常一日皆無病而卒豈非涼藥過多銷鑠元氣殆盡急無所救者歟可不戒之老學庵筆記載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受怯薄故案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喜用熱藥得誦至有藏用擔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之道悅其說故多服丹藥然亦不爲害後因伏石上書丹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蓋因丹氣熱毒所攻終爲所服藥過多之故也視過服涼劑者亦由是歟

山居新話

笑知不足齋叢書

范玉壺作上都詩云上都五月雪飛花頃刻銀妝畫家說與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襖不穿紗余屢爲灤陽之行每歲七月半郡人傾城出南門外祭奠婦人悉穿金紗謂之賽金紗初節序之稱也

平江漆匠王

者至正間以牛皮製一舟內外飾以

漆拆卸作數節載至上都游滄於灤河中可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嘗識船觀者無不歎賞又嘗奉旨造渾天

儀可以折疊便於收藏巧思出人意表可謂智能之人
今爲管匠提舉

凡有躡搏刀斧傷者但以帶鬚葱炒熟搗爛乘熱盪患
處速愈頻換熱者尤妙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
佳諸藥皆不及此

破傷風能死人用桑條如筋長者十數莖閣起中用火
燒接兩頭滴下樹汁以熱酒和而飲之可愈

集賢大學士王彥博爲副樞日有兄弟爭鬪萬戶者

山居新話

學知不足齋叢書

弟有父命兄不宥讓二十餘年而不能決公曰父命行
之一家君命施之天下遂令其兄襲之又英廟爲東宮
禮上樞密使例須新製鋪陳事畢工部復欲取發還官
回文皆不爲准公爲副樞首回此文曰照得上項鋪陳
難同其餘官物本院除已尊嚴安置外行下都事廳回
呈遂絕其事又湖廣省咨蠻洞相殺合調軍馬征之公
回咨云蠻夷相讎中國之幸行下合屬固守邊防毋得
妄動軍馬公之所行大槩如此姑識其一二云公泰定
天歷閒爲三老商議中書省事

後至元閒伯顏太師擅權諂佞者填門略舉其尤者三
事漫識於此餘者可知矣有一王爵者驛奏云薛禪二
字往日人皆可爲名自世祖皇帝尊號之後遂不敢稱
今伯顏太師功德隆重可以與薛禪名字時御史大大
帖木兒不花乃伯顏之心腹每陰嗾省臣欲允其奏近
侍沙剌班學士從容言曰萬一曲從所請大非所宜遂
命歐陽學士揭監丞會議以元德上輔代之加於功臣
號首又典瑞院都事 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

佩以虎符今太師功高德重難與諸人相同宜造龍鳳

山居新話

聖知不足齋叢書

牌以寵異之遂製龍鳳牌三珠以大蒼納嵌之飾以紅
刺鴉忽雜寶牌身脫鉞元德上輔功臣號字嵌以白玉
時急無白玉有司督責甚急緝聞一解庫中有典下白
玉朝帶取而磨之此牌計直數萬定事敗毀之卽以其
珠物給主蓋厥價尚未酬也又京畿都運納速刺言伯
顏太師功勳冠世所授宜命難與百官一體合用金書
以尊榮之宛轉數回遂用金書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
字餘仍墨筆以塞其望明年黜爲河南左丞相行事之
夕雖紙筆亦不經省房取用恐泄其事遂於省前市鋪

買劄付紙寫宣與之余嘗以否泰之理灼然明白因舉似於用事者可不戒歟梁冀跋扈止不過比鄧禹蕭何霍光而已曹操之僭固不容誅薛禪之說又過於九錫多矣

余家人病瘧鄰家有藏雷斧者借授病人禳之其斧如石若斧狀腦差薄而無孔恐是楔爾正與筆談所說相同

後至元己卯四月黃霧四塞頃刻黑暗對面不見人油坊售之一空余於都城親歷此事古有晝昏恐若此也

山居新話

聖御不足齋叢書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初十日徽賊入寇杭城時樊時中執敬為浙省參政亟出禦賊北行至歲寒橋遇害先

浙省以杭州路總管寶哥

惟賢

攝參政調守禦崑山之

太倉領軍而往駐於崑山舊州山寺離太倉州治三十餘里終於不往聞寇至遂遁匿於杭之寓舍適值賊破杭乃挈家潛於西湖舟中越三日鄰居無賴之徒利其所將恐之遂與次妻氏連結其衣袂溺水而死時潭州路總管魯至道作二詩挽之以寓褒貶之意謾書於

後

挽樊時中參政

主將無謀怫衆情賢參有志惜言輕狐羣衝突成妖孽
黔首驚惶望太平奮志從軍全節義殺身徇國顯忠誠
歲寒橋下清泠水夜夜空聞哽咽聲

挽寶哥參政

香魂俊骨墮深淵無智無謀亦可憐妖寇猖狂如有祟
生民凋瘵似無天芳名苟得十年在死節應當二日先
欲向西湖酌尊酒淒風冷雨浪無邊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廿二日伯顏丞相入杭城二月

山居新話

聖知不足齋叢書

廿二日起發宋三宮赴北四月廿七日到上都五月初
二日拜見世祖皇帝十一日命幼主爲檢校大司徒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瀛國公十二日內人安康朱夫人安
定陳才人又二侍兒失其姓氏浴罷肅襟閉門焚香於
地各以抹臂自縊而死解下衣中有清江紙書一卷云
不免辱國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親藝祖受命立
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三百春身受宋祿羞爲北臣大難
旣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
紳忠臣義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十三日

奏聞露埋四尸取其首懸於金后寓所以戒其餘在上
都時濟門子嘗聞之先父樞密因觀周草窗日抄亦載
此事又得祈請使日記官嚴光大續史所說相同二書
皆爲本恨三朝政要錢塘遺事板行於世皆失此一節
惜哉若此貞烈可不廣傳乎因筆之於此

漢成帝時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
妻子燕語終日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
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子因追憶

高昌世傑班

字彥時

北庭文定王沙刺班大司徒之子

山居新話

醫知不足齋叢書

爲尚輦奉御元統元年新製洪禧小璽貯以金兩青
囊命世傑班掌之懸於項寘於袖中經年其母不知親
友或叩之內廷之事則答以他說其慎密如此時年十
五歲方之孔光尤可尚矣

皇朝御膳日用五羊今上皇帝卽位以來日減一羊可
見聖德仁儉也若此

郊祀祭廟天子御衮冕百官皆法服凡披秉須依歌訣
次第則免顛倒之勞謾識歌訣於左襪履中單黃帶先
裙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全

至元閒行省左丞史公彌號紫微老人能寫大字有神
力平開二石五斗弓以三指背可懸五十兩銀定七片
初攻揚州有功然心服姜才之忠勇

黃子久

公望

自號大癡吳人博學多能之士閔子靜徐

子方趙松雪諸名公莫不友愛之一日與客等孤山聞
湖中笛聲子久曰此鐵笛聲也少頃子久亦以鐵笛自
吹下山游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顧
笛聲不輟交臂而去一時興趣又過於桓伊也

葉子澄

以清

號雪篷吳人也貧而尚義之士與黟縣達

山居新話

聖知不足齋叢書

魯花赤伯顏爲厚交至正壬辰寇起江東浙省調兵守
昱嶺開時顏在遣中沒於王事某家舊居嘉興崇德州
訃音至家人抬黃冠巖隱者追薦攝召之顏云且夕杭
城受危爾輩宜速往吾弟處逃生母妻以無弟可依再
扣之云卽松江葉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
其卽備船東行比至前三日葉夜夢伯顏相見以家屬
爲託葉卽爲畱居供給不怠後杭城果陷此得非顏平
日正心不昧故能靈悟若是亦白葉之與人交情不渝
真誠相感之所致也宋仁宗時有託公書之事頗相冥

舍信有之矣顏字謙齋唐元人也

江西胡存齋參政平日好客四方之人往來無不館穀之慮閩人倦於通報但不出卽於門首挂一本官在宅之牌近年浙閒富室無一家不貼邵客之榜較之亦可憐哉

夔夔平章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一日與余論書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寫幾字余曰曾聞松雪公言一日寫一萬字夔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輟筆余切敬服之凡學一藝不立志用工可傳遠乎

山居新話

吳知不足齋叢書

江浙參政赫德爾公字本初嘗云向任畱守司都事時本司諸先輩同談內苑萬歲山太液池本非我朝初建乃亾金之沼圃也初聖朝起朔庭絕塞土有一山形勢雄壯峯巒秀異金人望氣者言此山有王氣當出異人非金之利謀欲傾圮之計無從出時金已衰微因通好託以入貢爲辭願求此山之土爲報衆皆鄙笑而許之金人遂掘其山自備車馬挽載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臺殿以爲游幸之所未幾金亾世祖皇帝登大寶改築京城山適在禁苑之中至

今塞土遺迹尚存其土赤潤草木不生乃知帝王之宇
都會之京興衰之兆天已默定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公
因和萬歲山詩韻有水泝顛崖流自轉山移絕塞勢尤
雄之句史冊必載之詳姑錄其略以廣聞見耳

延祐閒武神童

嘗爲中瑞司典簿善寫小字一粒

芝麻上寫天下太平四字江南野史載應用嘗於一粒
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法令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
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

山居新話

聖知不足齋叢書

設於此以行彼效之謂之式

律文有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之說余以爲去
者爲主來者爲客是以避之後有一宋法司老吏云謂
如人方去忽有人倉忙自後而來必有急事也故當避
之謾識此以俟知者正之

王衍以銅錢爲阿睹物顧長康畫神指眼爲阿睹中二
說於理未通今北方人凡指此物皆曰阿的卽阿睹之
說明矣余嘗見周草窗家藏徽宗在五國城寫歸御批
數十紙中間有云可付體己人者卽今之所謂梯己人

國方

訛書手之誤無疑

江西呂道山

師夔

至元閒分析家私作十四分本家一

分朝廷一分省官一分尊長呂平章文煥一分親戚館
客一分每分金二萬兩銀十萬兩玉帶十八條玉器百
餘件布二十萬匹膽礮五甕只此是江州府庫見管鄂
州他處者又不預焉以此觀之石崇又何足數也

宋嘉熙庚子歲大旱杭之西湖爲平陸茂草生焉李霜
涯作謔詞云平湖百頃生芳草夫容不照紅顛倒東坡
道波光激灑晴偏好管司捕治遂逃避之

山居新話

吳知不足齋叢書

唐盧從愿爲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時號多田翁松
江下砂場羅嘗爲兩浙運使延祐閒以松江府撥
屬嘉興路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戶有當役民田
二千七百頃并佃官田共及萬頃浙西有田之家無出
其右者此可爲多田翁矣

讀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貪遍數未熟莫
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至正十五年浙西科鵝翎爲箭羽督責甚急一羽賣三
錢後至五錢者且以集慶一處言之比年杭州一運解

一百六十萬根共發三運本路止有匠人二十名日
箭八百隻該用翎一千六百根周歲用翎五十七萬六
千根如此則一運可供三年蓋此物經過磨蒸皆成無
用然而催運不已本路自科者可勝言哉倘有計會而
索之則民無害矣宋王濟爲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輪鶴
翎爲箭羽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百錢民
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輪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
如濟所陳淳化五年詔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歲
取於民吏督甚急或殺耕牛供官非務農重穀之意自

山居新話

吳知不足齋叢書

今後官造弓弩其從理用牛筋悉以羊馬筋代之皆載
之史策

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憲僚吏翹傑出
羣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遠行者至巳午時以草料
飼驢馬謂之撒和欲其致遠不乏也又江南有新官來
任者巨室須遠接以拜見錢與之叩之則答以穿鼻了
如江西浙西數大郡長官非千定不可閒有一二能者
詐及三千定者佐貳各等第皆有定價或有於都下應
付盤纏同出就與之管事名之曰苗兒頭余切恨賊汚

之徒要拜見錢與因一事取受者大不相侔按律文反有終非因事取受之條失之遠矣日以江西蕭劉松江朱管嘉興王氏皆遭顯戮非拜見錢而致之何以得此所謂負國害民以致於天下不寧詎可言哉因觀江鄰幾雜志載士陽豪民邵者指縉紳來借貸者乞與二百緡便可作驢騎腰金拖紫不爲豪子以長耳視之鮮矣余曰若以借貸者便作驢騎取覓者指以撒和穿鼻又何多耶

錢唐韓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風雨驟至令庖僮往樓

山居新話

卒知不足齋叢書

上閉窗雨過不見此僮樓上尋之則已斃矣因取所帶刀而斂之條鞘皆如故刀刃則銷鏽過半事爲筆談所載內侍李舜舉家暴雷所震人以爲堂屋已焚窗紙皆黔有一寶刀極鋼堅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強解也

國朝尚食局上供麵磨磨寘樓上機在樓下驢之蹂踐人之往來皆不相及且遠塵土臭穢叩之乃巧人瞿氏所作也

國朝鎮殿將軍凡請給衣糧名之曰大漢但年過五

者方許出官

因話錄云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
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因念延祐閒陳伯敷釋會到都每見晦跡丘園者數多
遂有詩云處士近來恩例別麻鞋一對當蒲輪之譏
余兒時聞先父樞密言嘗於宋官庫中見孟蜀王錦衾
其闊一椽徑過被頭作二穴織成雲板樣蓋而叩於項
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

至正十七年三月上海縣十九保往字園李勝一家雞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鳴余按文獻通考雞禍
類無此鳴者始識於此

至正戊戌正月初三日錢唐盧子明家白雞伏雛九隻
內一隻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越三日而死三月閒
諸暨袁彥誠家一雛四足二足在翼下時余訪舊到諸
暨適見此事咸淳己巳常州雞翼生距

龍廣寒江西人居錢唐挾預知之術遊食於諸公少

一日居佑聖觀陳提點房陳叩以明日飲食之事
寫了不可看陳俟其出乃竊視之書云來日羊肉

老夫亦與其列適有人送活鯽魚者陳囑僕明日以魚
爲食諸物不用至五更鐘未住持吳月泉遣人招陳來
方丈相陪高顯卿參政蓋高公避生日也陳爲吳言房
中有活魚取來下飯高曰我都准備了也諸物皆不用
陳自念龍之語有驗因及龍廣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
識之可請同坐是日羊肉白麵亦與其列皆應其說嘗
自言我已一百八歲故貫酸齋贊其象云有客名廣寒
自號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歲以此戲之卒於
延祐末年嘗聞先父樞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風角鳥
占之術名聞賈秋壑一日賈招之叩以來日飲食之事
富寫而封之明日賈作宴於西湖舟中至晚賈行立於
船頭自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座客廖瑩中乃言
此時日已暮可以富所書觀之折封諸事不及唯有月
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余按蔣 逸史載
李宗回食五般餽飽李栖筠食兩拌糕糜二十碗橘皮
湯之事相同萬事莫非前定也歟

巴思八帝師法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
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

山居新語

至知不足齋叢書

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入八合失

杭州開元宮住持元覽真人王稽叟

壽衍

有銅水滴一

枚貯水在內遇潮汛則水湧應時欲以此進上後攜至都潮候不應遂已之可見氣候不同浙閒凡造醬醃糟淹之物收藏不避潮汛則及時必須湧出至有封泥瓶瓮者亦爲之破裂或取清明日門上所插柳條寘之瓶上禮之其湧卽止江北則無此說所以見方貢土物藥材道地之分凡事豈可一槩論之謾書於此以爲仕宦中固執已見不察地方不順人情者補其聞見之萬一

山居新話

至知不足齋叢書

云

朝野僉載云御史李審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贖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腳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腳錢母怒送贖米及腳錢以責審諸御史皆有慚色吁賢哉 若以當今之世豈無如此母之賢者恨

見聞不廣錄此以 來者而得書之因追憶奉化知州祝居寶嘗爲余言曰彼爲浙省譯史時屢因公差赴都經鎮江必爲其友回回于戶者相見而徃一日畱作午飯食罷其妻出見之千戶云今次見伯伯之遲者蓋家

貧無人此飯皆媳婦爲之故出遲爾幸勿見罪每歲賴此婦織綿紬三匹賣以助俸之不給者皆此婦之力也本婦拜而責其夫曰何以爲貧我賴汝之貴儻有筵會處眞我上坐稱之以夫人金繡者皆列之於下未嘗因貧而賤我或者樂人之金珠錦繡使汝有所犯我安得於上乎祝視之所衣麓布也頭繡上有補頂可謂至貧也操守如此不謂之賢婦可乎輒書此以追配之文宗好食蛤蜊中有碎破不裂者上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螺髻瓔珞衣履菡萏謂之菩薩上置之金粟檀香合賜與善寺令致敬焉余於杭城故家見蚌殼二扇內有十八尊大阿羅像纖粟悉備後歸之荅里麻思的左丞欲求其理又不可強言曲解也

山居新語

吾知不足齋叢書

唐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判官京兆任迪簡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阿憐帖木兒北

國吉

長老長老迎之甚喜畱

坐囑侍者

後好酒一

執杯王盡飲之長

老曰尊客

進兩杯

及昏長老大

驚乃醞醋也卽欲捶侍者王曰酒醋皆米爲者我不厭

之何怒耶怒不能釋王曰欲留我坐須勿怒我有佳醞
取 飲盡歡而散較之任廸簡尤可重矣

松江曹雲西知事善書畫杭士李用之訪之歿於館中
雲西斂之正堂葬之善地亦希有也可與范雲迎王咳
喪還家營斂之事相同謾識於此以勵薄俗

山居新話

完

山居新話

聖知不足齋叢書

山居新話後序

國家承平日久制度文物禮樂之盛無不著在大典布
之成書其底洽於我朝實比隆於三代予歸老山中習
閱舊卷或友朋清談舉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
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蹟與夫師友之言行陰陽之變
異凡有益於世道資於談柄者不論目之所擊耳之所
聞悉皆引據而書之積歲月而成帙名之曰山居新話
其不敢飾於文者將欲使後之覽者便於通曉抑且爲
他日有補於信史之一助云爾爰是爲序至正庚子三

山居新話後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月既望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楊瑀識

